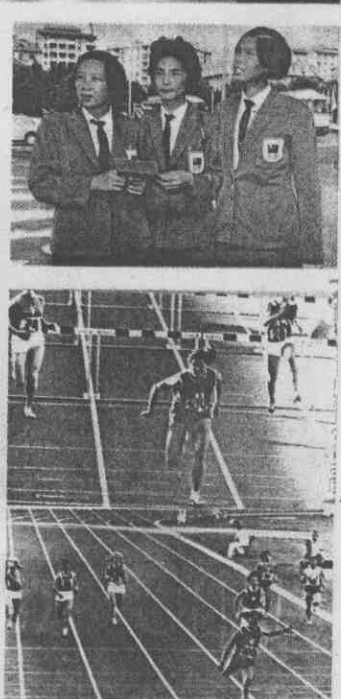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紀政的 奧運之路

刁明芳·謝其浚



紀政的起跑動作很好，反應快，一開始就取得領先地位，與澳洲的卡兒德和克波恩全力硬拚，到六十五公尺處，我清楚地看見她咬緊牙關加力狂奔，卡兒德稍快領先半步，先過終點，紀政利用她豐富的比賽經驗，快速將頭一低，突然胸部也衝過終點，澳洲的克波恩也同時到終點。

紀政這輩子參加過三次奧運，在她心中意義都不同：一九六〇年羅馬奧運是個很「浪漫」的奧運，因為她是以見習生的身分前往觀賽，第一次出國凡事都新鮮，又沒有得獎壓力，「整天吃吃玩玩，開心極了。」

不敢跳躍的羚羊

離開傷心地曼谷，紀政跛著腳，飛回美國療傷。這次膝蓋扭傷，除了隱約作疼的傷口、壯志未酬的痛楚，還有身心的煎熬……到最後，紀政幾乎要自我放棄。

這輩子永遠不能再跑了。」一放下拐杖，顧不得醫生的叮嚀要多做休息，紀政立刻開始練習慢跑。七月，還去參加了一場小比賽，「但我只敢跑，不敢跳，」紀政記得自己在跑欄架項目還得到第三名，「那是往「前」的動作，沒有問題，但是那一整年，我都不敢參加跳遠及跳高的項目，總感覺如果太用力，膝蓋內的骨頭好像會裂掉。」

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做「心理障礙」。此刻的紀政，連練習跳一下都不敢，更別說參加比賽了。當她得知國內體育單位已替她報名參加墨西哥小世運（奧運主辦國為讓選手習慣場地，先行舉辦的小規模選拔賽）八公尺低欄和跳遠項目，她立刻寫信回國，要求不參加跳遠項目。

的短評中，她的腿傷被形容為「有其季節性與動機性」。去年曼谷的亞洲運動會，紀政的腿傷忽然發了。瑞爾教練扶她進去，大聲咆哮拒絕她躺下，大發脾氣要打她，罵她外邦。這件事是絕對不能忘記的。如今墨西哥的國際運動會將要舉行，而紀政的腿傷又好了。因為她一定要去參加。但是任何人運動會進行的中間，那紀政

的腿傷又將把握時機，大發一次，以便中途退出。如今委員會選派她去跳遠，她偏不參加。國家體面與紀政的尊嚴，二者之中，何重何輕？

當紀政讀到這篇評論，她氣得幾乎要暈過去了。她不禁問自己，為了一面獎牌，她消耗多少個寒暑在田徑上揮汗折騰？千百萬遍反覆練習那瞬間決勝的一、兩個動作，犧牲了美好的青春歲月，割捨了親情家人，還得嚥下身處異鄉的寂寞，這一切的辛苦與付出，值得嗎？

身處異鄉的寂寞，這一切的辛苦與付出，值得嗎？哭乾淚水的紀政，最後將這篇「極盡惡毒」的評論，牢牢貼在臥房的門板背面，隨時激勵自己一定要奪牌以雪恥，她在心中發下毒誓：「到時候，我一定要寫這一篇文章的人，把這些話一字一句地吃回去。」

最能吃苦的選手

最後的半年間，她積極展開手術後復元的冬季練習，藉器材輔助使肌肉更在跑道上，更富有伸縮性，並在跑道上反覆做「S」訓練。

黃色閃電

一九六八年，十月二十二日，墨西哥奧運八十公尺欄決賽。在空氣稀薄兩千公尺高的墨西哥城，中央社特派記者汪清澄見證了紀政的榮耀：世運會田徑比賽到今天已是第六天了，亞洲國家還沒有一位選手，能像紀政一樣列入前三名以內，在世運會場上揚起國旗。

二〇〇三年第二十五屆 聯合報文學獎 短篇小說及新詩 詳情請上聯合新聞網閱讀藝文專區查詢： http://udn.com/NEWS/READING/